

卷第二

曹操平张鲁取汉中。

汉献帝初平二年，益州牧刘焉遣张鲁袭汉中。

刘焉在益州阴谋异计，沛人张鲁自祖父陵以来，为五斗米道居于蜀。焉乃以鲁为督义司马，掩杀汉中太守苏固，断绝斜谷关，杀害汉使。建安五年，刘璋袭父焉位，鲁以璋暗懦，不复承顺。袭别部司马张修，杀之而并其众，鲁遂据汉中，与璋为敌。

建安二十年，曹操击张鲁，自武都入氐，氐人塞道，遣张郃、朱灵攻破之。武都今阶州同谷、武兴等地，旧有白马氏据之。

操自陈仓出散关，至河池，屠氐王宝茂众万余人。

秋七月，操至阳平，鲁遣其弟卫等据阳平关。操遣将夜袭破之，鲁溃奔巴中，操遂入南郑。军自武都山行千里，升降险阻，操于是大飧军士。七月至阳平，鲁使弟卫与将杨昂等据阳平关，横山筑城十余里攻之。操乘险夜袭，大破之。鲁溃奔巴中，操入南郑尽得府库珍宝。周地图记曰：“褒谷西北有古阳平关，其地在今梁州褒城县西北也。”又按寰宇记：“褒城县有汉阳关，在县西北，汉时所立也。先主破夏侯渊于其地。”水经又注云：“白马城亦名沟口，又阳平关在今西县，西县乃古沔阳，去褒城县七十里，邑名迁徙未可知也。郡县志因谓曹操、昭烈、孔明皆尝至关下未尝越关，则误矣。今大安东五里亦有阳平关，颇险要，然非旧迹也。”

十二月，操留夏侯渊、张郃守汉中。

操之留渊、郃也，以鸡肋示，外人莫查。主簿杨修曰：“鸡肋，弃之如可惜，食之无所得也。”

论曰：“曹操芟夷群雄，伪定一时，再入汉中而不能下，殆强弩之末，非真不可向也，抑天留以遗昭烈、孔明，使万世之三纲赖以不泯耶。”

昭烈君臣由江道入蜀。

建安十六年，昭烈自荆州将数万人入蜀，至江州由垫江谒涪。

昭烈帝在荆州，三顾诸葛亮于草庐，问以计策。亮曰：“荆州北据汉、沔，利尽南海，东连吴会，西通巴、蜀，此用武之国，而其主不能守，此殆天所以资将军，将军岂有意乎？益州险塞，沃野千里，天府之土，高祖因之以成帝业。刘璋闇弱，张鲁在北，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，智能之士思得明君。将军既帝室之胄，信义著於四海，总揽英雄，思贤如渴，若跨有荆、益，保其岩阻，西和诸戎，南抚夷越，外结好孙权，内脩政理；天下有变，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、洛，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於秦川，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？诚如是，则霸业可成，汉室可兴矣。”昭烈既破曹操，张松说璋，遣

法正迎昭烈于荆州。法正阴劝昭烈取益州，昭烈疑未决，庞统复赞之。昭烈乃留诸葛亮守荆州，以赵云领留营司马，昭烈将步卒数万人入益州，自江州北由垫江谒涪。去成都三百六十里，璋率步骑三万人往会之，欢饮百余日。

按昭烈自今重庆府入合州，江涉上水至涪，即今绵竹。唐乾符暗王助绵州富乐山碑云昭烈入蜀，刘璋延之此山，望见蜀之富盛，饮酒乐甚，故得名。

璋推昭烈为大司马，使击张鲁昭烈至葭萌。璋增昭烈兵，厚加资给，使击张鲁。又令督白水兵。璋还成都，昭烈北到葭萌未即讨鲁。白水军，按后汉史注：“公孙述将侯丹开白水关。”城西南有水关，葭萌在今利州。昭烈自葭萌袭蜀，进据涪城。刘璋斩张松，昭烈大怒，召白水军督杨怀、高沛责以无礼，斩之。勒兵径至关头，并其兵，遂据涪城。涪城今绵竹。

建安十八年，昭烈围雒城。雒城今雒县。

建安十九年，诸葛亮留关羽守荆州，遂与张飞、赵云涇流克巴东。至江州，破巴郡太守严颜，生获之。分遣赵云从外水定江阳犍为，飞定巴西德阳。

法正与刘璋书曰：“今张益德数万之众，已定巴东，入犍为界，分平资中、德阳，三邈道侵，将何以御之？又鱼复与关头实为益州福祸之门，今二门悉开，数道并进，已入心腹，愚以为可图变化，以保尊门。”秦灭巴，置巴郡，治江州。江州，县名。今重庆府巴县是也。刘焉分巴郡为二：垫江已上为巴西，治安汉，今果州；垫江已下为巴东，治江州。垫江，今合州是也；江阳，今泸州；犍为，今资荣嘉眉等地。德阳，今遂宁府。赵云自外水至泸州，分定资中、嘉眉等地，张飞自重庆入合州，定遂宁、果州等地。而又法正称益德入犍为界，分平资中、德阳。此正在雒城，与刘璋书未能遥度于千里之外者。飞自垫江上，未尝入犍为、资中也。

昭烈进围成都，刘璋出降。

雒城溃，进围成都。诸葛亮、张飞、赵云引兵来会，马超自武都密书请降，昭烈令引兵屯城北，城中震怖，围城数十日，璋遂出降。

吴蜀分荆州。

建安二十年，关羽屯江陵，吴孙权遣诸葛瑾求荆州诸郡，昭烈不许。吕蒙取长沙、桂阳、两郡，零陵太守郝普固守。

权令诸葛瑾求荆州诸郡，昭烈不许，曰：“吾方图凉州，凉州定，乃尽以荆州相与耳。”权曰：“此假而不反，欲以虚辞引岁者也。”遂置长沙、零陵、桂阳三郡长吏，关羽尽逐之。权遣吕蒙督兵二万，以取三郡。长沙、桂阳皆望风归服，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。长沙在今潭州，零陵在今永州，桂阳在今郴州。

昭烈至公安，遣关羽至益阳争三郡。吴孙权进住陆口，鲁肃屯益阳以拒关

羽。郝普以城降吕蒙。

权遣书召吕蒙急舍零陵，还助鲁肃，蒙得书秘之。夜召诸将，授以方略，晨当攻零陵。遣客语郝普，曰昭烈在汉中，关羽在南郡，无外援可恃。普惧出降，蒙即日引军赴益阳。公安在今江陵府，陆口在今鄂州蒲圻县，寰宇记有孙权城。益阳在今潭州益阳县，寰宇记云有鲁肃城。常德府沅江县有关羽屯兵之处，名曰关羽，沅江亦益阳县境内，鲁肃、关羽会语于此。

昭烈求和于吴，遂分荆州，以湘水为界，长沙、江夏、桂阳以东属吴，南郡、零陵、武陵以西属汉。昭烈闻曹操攻汉中，遣使通好于权，遂中分荆州。江夏在今鄂州，南郡在今江陵府，武陵今常德府。

论曰：“荆州首吴尾蜀，据腹心之会，合二长以向中原，可以。跨有荆益，保其严阻，次也。若中分而与吴共有之，则吴可以攻而蜀不可以守，公孙述之困于夷陵是已。惜哉！昭烈君臣奋兴之晚，而三分天下仅有区区一隅也。”

昭烈取汉中。

建安二十一年，张飞大破张郃于宕渠。

曹操既定汉中，留夏侯渊、张郃守之。黄权言于昭烈曰：“若失汉中，则三巴不振，此为割蜀之股臂也。”操使张郃督诸军徇三巴，欲徙其民于汉中，进军宕渠，巴西太守张飞与郃相拒五十余日，飞袭击宕渠，大破之，郃走还南郑。

建安二十二年，昭烈率诸将进军汉中，遣张飞、马超、吴兰等屯下辩。曹操遣曹洪拒之。

法正说昭烈曰：“曹操一举而降张鲁，定汉中，不因此势以图巴、蜀，必有内忧故耳。今举众取汉中必可克之。之日，广农积谷，观衅伺隙，上可以倾覆寇敌，中可以广拓境土，下可以固守要害。此不可失也。”昭烈从之。下辩，今成州同谷县。

建安二十三年，魏曹洪及吴兰战于固山，兰战死之。

洪将击吴兰，张飞屯固山声言欲断军后。众议狐疑，曹休曰：“贼实断道者，当伏兵潜行。今乃先张声势，此其不能也，明亦。宜及其未集，促击兰，兰破则飞自走矣。”洪从之，进兵破兰，杀之。张飞、马超走。固山未详。

昭烈屯阳平关。

夏侯渊、张郃、徐晃等与之相拒。昭烈遣陈式等绝马鸣阁道，徐晃击破之。张郃屯广石，昭烈攻之，不能克。急书发益州兵，诸葛亮以问杨洪，洪曰：“汉中益州咽喉，存亡之机会，若无汉中则无蜀矣，此家门之祸也，男子当战，女子当运，发兵何疑？”马鸣阁，寰宇记曰在今利州昭化县。按蜀志，曹操曰此阁乃过汉之平阴，咽喉之要据，恐非昭化也。广石，阳平县西有广石关

建安二十四年，昭烈自阳平破夏侯渊于定军山，斩渊首。

昭烈与夏侯渊相拒逾年，昭烈自阳平南渡沔水，缘山稍前营于定军兴势。渊引兵争之，法正曰可击矣，遂使黄忠登高鼓譟攻斩渊及赵颙。张郃引军还阳平。明日，昭烈欲渡汉水攻郃，诸将以众寡不敌，依水为陈以拒之。郭淮谓郃曰：“不如远水为陈，引而致之，半济而后击之，可破也。”既陈，昭烈疑，不渡，淮遂固守。定军山在今兴元府西县，兴势，在今阳平兴道县有兴势山。

三月，曹操自长安出斜谷，至汉中。赵云破其军于汉水。

操自长安出军遮要以临汉。昭烈曰：“曹操虽来，无能为也，我必有汉川矣。”乃敛众拒险，终不交锋。操运米北山下，黄忠引兵欲取之，过期不还。赵云将数十骑出营视之，值操扬兵大出，云猝与相遇，遂前突其陈，且斗且却，魏兵散而复合，追至营下，云入营，更大开门，偃旗息鼓。魏兵疑云有伏兵，引去。云雷鼓震天，惟以劲弩於后射公军，魏兵惊骇，自相蹂践，堕汉水中死者甚多。明旦，昭烈自来至云营围视昨战处，曰：“子龙一身都是胆也。”遮要，兴元记云曹操城在县西北十七里斜谷口遮要置军处。

夏五月，操与诸军还长安。操后尝语人曰：“南郑直为天狱，中斜谷道为五百里石穴耳。”

昭烈遣孟达从秭归北攻房陵，下之。遣刘封乘沔水，与达会攻上庸，太守申耽举郡降。以耽为领上庸太守，耽弟仪为西城太守。定汉中地。秭归今规州，房陵、上庸、西城皆今金州地。即汉地理志汉中诸郡也。

秋七月，昭烈即汉中王位于沔阳，以魏延领汉中太守。

关羽失荆州。

建安二十四年，关羽自江陵攻樊，大破于禁、庞德于汉水。

关羽使糜芳守江陵，傅士仁守公安。自率众攻曹仁于樊，仁使于禁、庞德等屯樊北。八月，大霖雨，汉水溢平地数丈，于禁等七军皆没。禁等登高避水，羽乘大舡就攻之，禁遂降，杀庞德。樊城在今襄阳府。

羽围樊城。羽急攻樊城，城得水，往往崩坏，众皆失色。满宠谓曹仁曰：“今若遁去，洪河以南，非复国家有也；君宜待之。”乃沈白马为盟，同心固守。羽乘舡临城，立围数重，外内断绝，羽又遣别将围吕常于襄阳。荆州刺史胡修，南阳太守傅方皆降于羽。羽威震华夏，操议徙都以避其锐。吕蒙袭江陵，取之。关羽退走，死于章乡，孙权遂定荆州。吕蒙屯陆口，劝孙权取羽全据长江。蒙遂称疾笃，权徼蒙至芜湖，阴与图记，遣陆逊代蒙屯陆口。逊深自谦抑，为尽忠自托之意于羽。羽意大安，稍撤兵以赴樊。羽得于禁等人马数万

，粮食乏绝，擅取权湘关米。权闻之遂发兵袭羽，以吕蒙为大督，孙权上书曹操，请讨羽自效。羽闻之，犹豫不能去，会傅方、胡修皆死，羽遂撤樊城之围。吕蒙至寻阳，关羽所置江陵守糜芳、公安守傅士仁皆降。蒙入江陵，抚其将士，封府库以待权至。羽闻南郡破，即走南还。权至江陵，荆州将史皆依附，独治中从事潘濬独称疾不见，权輿致之。即遣濬平武陵，斩其从事樊佃。以陆逊领宜都太守。关羽西保麦城，权命朱然断其径路，获羽及其子关平于章乡，斩之，遂定荆州。芜湖今太平州，寻阳今江州，武陵今鼎州，宜都今涪州，宜都县，麦城，西荆州记云麦城东有驴城，西有磨城，伍子胥造此二城攻麦城。俗谚云：“东驴西磨，麦自破。”章乡在漳水上，水经：“漳水出临沮县东荆州，又东过章乡。”南荆州记云即交城，古老相传，楚昭王所筑。并在今荆门军当阳县。

蜀失汉中三郡。

蜀汉章武元年，孟达以上庸降魏。

将军孟达屯上庸与刘封不协，封侵袭之。达率部曲四千余家来降。魏主丕合房陵、上庸、西城三郡为新城，以达领新城太守，委以西南之任。行军长史刘晔曰：“达有苟得之心而恃才好术，新城与孙刘交接，若有变态，为国生患。”达与夏侯尚等共袭刘封，上庸太守申既判封降魏，封破走还成都，丞相亮劝昭烈除之，遂赐封死。后达入城登白叹曰：“刘封、申既据千里金城而失之呼？”上庸、西城今金州县，房陵今房州。

昭烈攻荆州不利。

章武元年，昭烈自率诸军击孙权，张飞自阆中会江州。飞将张达、范强杀飞以奔孙权。

章武三年，昭烈至秭归，遣黄权督江北诸军。昭烈屯于夷道猓亭。

昭烈自秭归将进击吴，黄权谏曰：“吴人悍战，又水军顺流，进易退难，请为先驱以当敌。”昭烈不从。以权为镇（征）北将军，自率诸将自江南缘山截岭，军于夷道猓亭。吴将皆余迎击之，陆逊曰：“蜀军缘山行军，势不得展，自当罢于木石之间，徐制其弊矣。”汉人自狼山通武陵，使马良以金银赐五溪诸蛮夷，授以官爵。猓亭在今峡州夷陵县，踪迹夷灭，已不可考。狼山在今峡州长阳县，武陵今常德府。

昭烈败绩于猓亭。

汉人自巫峡建平连营至夷陵界，立数十屯，以冯习、张南为前部督。自正月与吴相拒，至六月不决。陆逊上疏于孙权曰：“夷陵要害，国之关艰，虽为易得，亦复易失，失之非徒损一郡之地，荆州可忧。今敌师舍舡就步，处处结营，察其布置，必无它变。”诸将先进攻一营，不利。逊曰吾以晓破之之术。

乃敕各持一把茅，以火攻拔之。通率诸军同时俱攻，斩张南、冯习等首，破其四十余营。昭烈升马鞍山，陈兵自绕，逊督促诸军四面蹙之，死者万数。昭烈夜遁，驿人自担，烧铙铠断后，仅得入白帝城。傅彤为后殿，死之，马良亦死于五溪。黄权在江北，率其众降魏。建平在今归州，马鞍山在猓亭，夷陵志云夷陵要害，南有石鼻、马鞍、猓亭。寰宇记云今归州巴东县有石门山，山有石径，深若重门，刘主为陆逊所破，烧铠断道，然后得免。

论曰：“关云长以万人之敌，弘护荆州，昭烈君臣以为长城，而轻躁寡谋，坠吕蒙之诡计。昭烈勇于一决，以争荆州，君臣于是俱失之矣！或谓：是后也，昭烈不自将，而孔明长啸以下荆州，则何如？曰：非孔明之志也。孔明固谓孙权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之。又谓国贼曹操非孙权，又谓法孝直在，必能谏止上此行，孔明盖亦难之矣。曰：然则荆州遂可置之度外乎？曰：向使云长自江陵出襄阳，而益德、黄权有一人焉，为居守之计。则固可震撼中原，而无后顾之忧矣。云长既死，虽孔明亦未如之何也。”

巴西太守阎芝遣马忠将五千人至永安。

章武三年，诸葛亮至永安，昭烈崩于永安。永安今夔州奉节县。

卷第三

汉诸葛忠武侯北伐

蜀汉建兴五年，丞相诸葛亮出屯汉中，营沔北阳平石马。阳平，沔之北。石马，或云阳平关北有白马山，石当作白字之误也。

建兴六年，丞相亮出师攻祁山。天水、南安、安定皆降。

亮与群下谋之。丞相司马魏延请假精兵五千，负粮五千，直从褒中出，循秦岭而东，当子午而北，不过十日可以到长安。公从斜口来亦足以达。亮以为此诡计，不如安从坦道，可以平取陇右，不用延挤。亮扬言由斜谷取郿，使赵云、邓芝为疑军据箕谷。亮身率大军攻祁山。戎阵整齐，号令明肃，于是天水、南安、安定皆判应亮，关中响震。祁山在西和州长道县东，寰宇记云上有城，极严固，开山图云。祁山九州之名阻，天下之奇峻。又云南岨北岨，万有余家。诸葛亮表云：祁山县去沮五百里有人万户。沮，在今沔州天水南安进秦州地。安定，今泾州地。三郡即陇右也。郿今风翔府郿县。箕谷今风翔府宝鸡县。子午谷，王莽所通，从杜陵直绝南山径到汉中，从今洋州路。

魏遣将张郃拒亮。马谡与郃战于街亭。谡违亮节度，举措烦扰，舍水上山，不下据城。张郃绝其汲道，击，大破之。亮乃拔西县千余家，还汉中。收谡，下狱杀之。赵云、邓芝亦败于箕口，天水三郡复入于魏。街亭，今秦州陇城县有街泉亭，即马谡所败之地也。寰宇记又南郑，载之误矣。西县，陇西郡有西县。今兴元府有诸葛亮城，乐史云亮拔陇西千余家，筑城以处之。

冬，丞相亮出散关，围陈仓，不克师还。魏将王双追亮，亮破其师，斩之。

亮上言曰：“汉贼不两立，王业不偏安。以先帝之明，固知臣伐贼，才弱敌强。然不伐贼，王业亦亡。惟坐而待亡，孰与伐之？今民穷兵疲，而事不可息；事不可息，则住与行，劳费正等。臣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；至于成败利钝，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。”魏使郝昭守陈仓，亮不能克，粮尽引去。

散关今大散关。陈仓，今凤翔宝鸡县城是也。寰宇记云陈仓有二城相连，上城是秦文公筑，下城郝昭筑。

八年，丞相亮攻武都、阴平二郡，拔之。

亮遣其将陈戒攻武都、阴平二郡。郭淮引兵救之。亮自出至建威，淮退，遂拔二郡以归。曹操尝徙武都氏五万余落于秦州。故丞相亮得以取其地。建威，水经注：汉水又西，建安川入焉，导原建威西北。凤州图经云：梁泉县有武侯城，又有思计台在城南，武侯登台筹画，因以为名。华阳国志武都郡治下辨，今成州，一名武街，有故道县。河池即凤州也。盖武侯所必争也。阴平今文龙等州。

丞相亮徙府营于南山原上筑汉城，于沔阳筑乐城于城固。昭烈即位于沔阳，故汉中治沔阳，今西县是也。以沔阳为汉城，成固为乐城，通鉴所书据常璩华阳国志。寰宇记云西县有乐城在山上，周三十里，亮筑以防边，当考。

魏使司马懿由西城，张郃由子午，曹真由斜谷来攻。丞相亮次于成固赤坂。

会天大雨，栈道断绝，真等皆还。西城，今金州。子午在万年县。斜谷，今凤翔。成固，在兴元府。

建兴九年春，丞相亮出军围祁山，始以木牛运。魏司马懿、张郃救祁山。夏六月，师还，郃追至青封，破之，郃中箭死。

亮分兵留攻祁山，自逆司马懿于上邽。郭淮等徼亮，亮破之，因大芟刈其麦，与懿遇于上邽之东，懿敛军依险，兵不得交。亮引还，懿等寻亮于卤城，亮归至。又登山掘营，不肯战。贾诩、魏平数请战，因曰：“公畏蜀如虎，奈天下笑何！”懿病之，乃使张郃向亮。亮使魏延等逆战，魏兵大败，汉人获甲首三千，懿还保营。六月，亮以粮尽退兵，司马懿遣张郃追之。郃进至木门，与亮战，蜀人乘高布伏，弓弩乱发，飞矢中郃右膝而卒。

上邽、卤城皆在今秦州。青封，通鉴云在今木门，未详。

建兴十年，亮休士劝农于黄沙，作流马运黄沙。

寰宇记云汉水之东，黄沙水注之，水侧有黄沙屯，亮所开也。今兴元府有黄沙仓。

建兴十一年，丞相亮使诸军运米集斜谷，伐魏。夏四月至郿，军屯于渭水之南，屯五丈原。

司马懿引军渡渭，背水而垒以拒之。谓诸将曰：“亮若出武功，依山而东，诚为可忧。上五丈原，诸将无事矣。”亮果屯五丈原。郭淮言于懿曰：“亮必争北原，若跨渭登原，运兵北向，隔绝陇道，摇荡民夷，非我之利也。”乃使淮屯北原。汉兵大至，淮逆击却之。亮以前者数出，皆以粮运不继使己志不伸。乃分兵屯田，为以驻之基。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，百姓安堵，军无私焉。

五丈原在武功故县，今在凤翔府郿城。注水经云积石原在渭水北，即郭淮所据北原也。

八月，丞相亮薨于渭南。

亮数挑战，懿不敢出，亮遣遗巾帼。懿患之，上表请战，魏主睿使辛毗杖节为军师，以制之。

亮谓其下曰：“彼本无战情，所以固请战者，示武於其众耳。将在军，君命有所不受，苟能制吾，岂千里而请战耶！”相持百余日，亮疾病密授杨仪、费祎等退师节度。亮薨，年五十四，遗令墓定军山，不封不树，莫知所在。

张宣公曰：三代衰，五伯起，而功名之说盈。天下谋图者，不复知正谊明道之为贵。三老、董公独得宏纲，以告汉高帝，惜高帝未能尽其用也。武侯当汉祚之季，乃能执其机而用之。其言：“汉贼不两立，臣鞠躬尽力，死而后已，至于成败利钝，非臣之明所能逆睹。”呜呼！此夏少康四十年经管宗祀，而率以配天之本心也。昭烈名义既正，好贤之意又笃，安得不以身许之？侯恢复规模，先务为根本之计，务农训兵，内治国事。国事既定，北向致讨，军旅将发，拜表纳忠，尤为切至，侯之虑深而远矣！侯之规模，至使耕者杂于渭滨，军无私焉。兴图之复已在目中，不幸薨谢，匪大数然欤？或谓魏延之策惜侯不用，不知天将昌汉，以侯举措，扫禽乱贼直余事耳！行险侥幸非侯志也。

蜀汉将蒋琬、费祎保蜀。

后主延熙元年，大将军蒋琬出屯汉中。

丞相亮之薨至是五年。

延熙五年，将军姜维自汉中还屯涪县。

延熙六年，大司马蒋琬自汉中还住涪，以王平督汉中。

先是，蒋琬以丞相亮数出秦川，粮运之绝，迄无成功。乃多作舟舡，欲乘汉、沔东下袭魏兴、上庸。会疾连动，未时得行。汉人或以为事有不捷，还路甚难，非长策也。后主遣费祎、姜维等喻指。琬乃言：“魏跨带九州，未易速得如志，且当分裂蚕食，摧其支党。尝议以凉州，胡塞之要，进退有资，且羌

、胡思汉如渴。宜以维为凉州刺史，若维征行，衔制河右，臣当帅军为维后继。今涪水陆四通，惟急是应，若东北有虞，赴之不难。”维遂徙屯，琬自汉中还住涪。疾益甚，以汉中太守王平督汉中。吴步骖、朱然亦上疏于吴王曰：“自蜀还者，咸言蜀欲背盟于魏交通。蒋琬守汉中，闻司马懿南向，不出兵乘虚以犄角之。反委汉中还近成都，事已彰灼，无所复疑，宜为之备。”

魏以西城为魏兴，郡在今金州。上庸在今房州。涪在今绵州。

论曰：“蒋琬委去南郑，称疾屯涪，无复远撝。非但不足于攻，且不足于守，然则所谓乘汉、沔以复汉中、保凉州，而后氏羌，殆虚语耳。蜀之不竞，琬之罪也！”

延熙七年，魏大将军曹爽由骆谷向汉中，将军王平拒兴势。遣大将军费祎往赴救。魏师退，祎还成都。

爽西至长安，发卒十万余人，兴玄自骆谷入汉中。汉中守兵不满三万，诸将皆恐，欲守城不出，以待涪兵。王平曰：“汉中去涪，垂千里。贼若得关，便为深祸。今宜先遣刘敏处兴势，平为后拒，若贼分向黄金，平率千人下自临之。比尔间，涪军以至，此上计也。”遂帅前领处兴势，多张旗帜，弥亘百余里，遣大将军费祎督诸军救汉中。爽兵踞兴势，不得进。涪兵及费祎兵继至，遂引退。祎进据三岭以截爽，爽争险苦战，仅乃得过，死亡甚众，关中为之虚耗。

骆谷在凤翔府监屋县西南一百二十里，寰宇记云汉魏旧道也。兴势，今洋州兴道县有兴势山。骆谷入洋州，上屈曲八十里，下屈曲八十四盘。黄金戍在县西北，张鲁所筑，水陆艰险，以黄金水得名。三岭，关名，在翦岭关南南阳岭北。

延熙八年，大将军费祎至汉中，行围守。

延熙九年，费祎还成都，大司马蒋琬卒。

延熙十年，雍凉羌胡叛降汉，姜维将兵出陇右以应之。

延熙十一年，大将军费祎出汉中。

延熙十二年，卫将军姜维出攻雍州，不克而还。

维至雍州，依鞠山筑二城，使句安、李韶等守之。魏郭淮、陈泰御之，泰曰：“鞠城虽固，去蜀险远，当须运粮，可不血刃而拔其地也。”乃使泰率徐质、邓艾进兵围鞠城，断其运道及城外流水。安等挑战，不许，将士困窘，分粮聚雪以引日月。维引兵救之，出自牛头山，与泰相对。泰曰：“兵法贵在不战而屈人之兵，今绝牛头，维无反道，则我之禽也。”遣使白淮，使淮趣牛头截其还路，淮从之。进军洮水，维惧，遁走，安等孤绝，遂降。邓艾留屯白水北，维遣其将廖化自白水南向艾结营，艾谓诸将曰姜维必自夜袭取洮城。洮城

在水北，去艾屯六十里，艾即夜潜军径到，维果来渡，而艾先至据城，得以不败，汉军遂还。

延熙十三年，姜维复入西平，不克。

延熙十四年，大司马费祎出屯汉寿。

昭烈改葭萌为汉寿。

延熙十四年，盗杀大司马祎于汉寿。

姜维出师陇右

延熙十六年，姜维出师围狄道。

姜维自以练西方风俗，兼负其才武，欲诱诸羌、胡以为羽翼，谓自陇以西可断而有也。每欲兴军大举，费祎常裁制不从。及祎死，维得行其志，乃将数万人围狄道，司马师使郭淮、陈泰拒之，维粮尽退还。

陈寿蜀书云维围南安。狄道，今熙渭州。南安，今郿州。

延熙十六年，姜维出师陇西，拔狄道、河间、临洮三县民于绵竹繁县。

狄道长李简密书请降于汉，六月，姜维出陇西，自狄道进，拔河间、临洮。徐质与维战，杀将军张嶷，汉兵乃还。

狄道今熙州渭州。临洮今澠州所治临潭县。河间当作河关，今西宁州龙支县。

延熙十八年，姜维出师至狄道，与魏将王经战，大破之。经退保狄道城，维驻兵钟提，维将数万人至抱罕，趋狄道，魏陈泰敕其将王经进屯狄道。须泰军到东西合势。泰进军陈仓，经所统诸军于故关与汉人战，不利。经辄渡洮水与维战于洮西，大败，以万余人还保狄道城，维进围之。邓艾与陈泰并力拒维，泰谓诸将曰：“姜维提兵深入，当挫其锐气。王经与战，使贼得计。经既破走，维若东向，据栎阳积谷之实，放兵收降，招纳羌、胡，东争关、陇，传檄四郡，此我之所恶也。而维以乘胜之兵，挫峻城之下，孤军远侨，粮谷不继，是我破贼之时也。”遂进军度高城岭，潜行，夜至狄道东南高山上，多举烽火，鸣鼓角。维不意救兵卒至，缘山急攻，泰与交战，维遁走，退驻钟提。

抱罕，今河州。洮水源出西羌中，北至抱罕，东入河。狄道，今熙渭坊州地。钟提在古狄道县。

延熙十九年，姜维出师攻祁山，趣上邽，邓艾与战，败绩。

姜维在钟提，邓艾曰：“洮西之败，非小失也。今彼以船行，吾以陆军，劳逸不同。狄道、陇西、南安、祁山，各当有守，彼专为一，我分为四。从南安、陇西，因食羌谷，若趣祁山，熟麦千顷，为之外仓。贼有黠计，其来必矣。”维率众出祁山，闻艾已有备，乃回从董亭趣南安，艾据武城山以拒之。维与艾争险，不克，其夜，渡渭东行，缘山趣上邽，艾与战于段谷，大破之。

祁山在今长道县，渭水出，在今陇州、渭州之间。段谷水，出秦州清水县东山下。

延熙二十年，姜维出骆谷，次于芒水。

维闻魏分关中兵以赴淮南，欲乘虚向秦州，率数万人出骆谷，至沈岭。时长城积谷甚多，邓艾进兵据之以拒维，维壁于芒水，数挑战，艾不应。

沈岭，寰宇记云姜维岭在县南五十里。长城在华城华阴县秦晋分界处。芒水，注水经云出南芒谷。

景耀二年，督汉中胡济屯汉寿，将军王含守乐城，护军蒋斌守汉城。

初，先主留魏延镇汉中，实兵诸围以御敌。及姜维用事，建议以为错守诸围，适可御敌，不获大利。不若敛兵聚谷，退就汉、乐二城，听敌入平，重关镇守以捍之。敌攻关不克，千里运粮，自然疲乏。引退之日，然后诸城并力搏之，此殄敌之术也。后主从之。

汉城在沔阳，今西县。乐城在成固，今洋州。杜佑《通典》云：“洋州郡之西乡、兴道、洋源皆为汉成固旧城，今非故境矣。”汉寿在利州。

论云：“蜀之门户，汉中而已。汉中之险在汉，魏则阳平而已。武侯之用蜀也，固阳平之围守，而分二城，以严前后之防。其守也，使之不可窥而后；其攻也，使之不能御，此敌所以畏之如虎也。今姜维之退屯汉寿也，撤汉中之备，而为行险侥幸之计。则根本先扰矣！异时钟会长驱而入，汉中曾无一人之守，而敌已欣然得志。初不必邓艾之出江油，而蜀已不支，不待知者而后能见，呜呼！姜维亡蜀也殆哉！”

景耀五年，姜维出师洮阳，与邓艾战，败于侯和。维退住沓中。

侯和，地名，其后符秦使王抚守侯和。

邓艾、钟会取蜀。

后主景耀六年，魏遣邓艾、钟会等伐蜀，取之。

魏大兴徒众，命邓艾、钟会、诸葛绪等数道并攻。姜维先表后主：“闻钟会治兵关中，欲规进取，宜遣张翼、廖化督诸军分护阳安关口及阴平之桥头以防。”汉主不听。邓艾自狄道趣甘松、沓中以连缀姜维；雍州刺史诸葛绪督三万人自祁山趣武街桥头，以绝维归路；钟会统十余万众分从斜谷、子午谷趣汉中。汉人闻魏兵至，乃遣廖化将兵谒阳安关口为诸围外助，敕诸围皆不得战，退保汉、乐二城，城中各有兵五千人，翼、厥笔至阴平，闻诸葛绪将向建威，故住待之。钟会率诸军平行至汉中，钟会使李辅围王舍于乐城，荀恺围蒋斌于汉城，会径过，西趣阳安口，遣人祭诸葛亮墓。钟会闻关口已下，长驱而前，邓艾遣天水太守王欣直攻姜维营，维闻钟会诸军已入汉中，引兵还，欣等追蹶於强川口，大战，维败走。遂还至阴平，合集士众，欲赴关城，未到，闻其

已破，退趣白水，遇廖化、张翼、董厥等，合兵守剑阁以拒会。维列营守险，会攻之不能克，粮道险远，军食乏，欲引还，邓艾上言：“贼已摧折，宜逐乘之，若从阴平由邪径，经汉德、阳亭趣涪，出剑阁四百里，去成都三百余里，奇兵冲其腹心，出其不意，剑阁之守必还赴涪，则会方轨进，剑阁之军不还，则应涪之兵寡矣。”还自阴平，行无人之地七百余里，凿山通道，造作桥阁，山道谷深，至为艰险，又粮运将匮，濒於危殆。艾以氈自裹，推转而下。将士皆攀木缘崖，鱼贯而进。先登至江由，蜀守将马邈降，诸葛瞻督诸军拒艾，自涪亭住，不进。艾遂长驱而前，击破瞻前锋，瞻退驻绵竹以待艾，遂与子尚俱死之。谯周劝后主出降，后主从其计。北地王谡哭於昭烈之庙，先杀其妻子，而后自杀。后主又遣使喻姜维使降，钟会维降，将士以刃击石。

阳安关口即阳平关。阴平桥头即今文州桥头，在白水上，水经注云白水东北经桥头。甘松，城名，在秦州，其后乞伏国仁升以为郡，今废松中是也。沓中近甘松，其后王澄自孱陵欲奔沓中。